《神學論集》201 期（2019 秋）437~456 頁

淺析田立克「信仰與人格」理論

段永昆 [1]

田立克認爲信仰是「終極關懷」，也是人格中最主要的動力，因而人的一切都能在信仰的行動中達至人格的整合。現代人面對諸多困境，終極關懷幫助人們發現自己的深度與限度，亦能發現天主的不可或缺及信仰的必要性。這樣的終極關懷，對後來的心理學，尤其是存在主義心理學家有重要的影響，並使心理諮詢得以深度發展，同時也爲現代人挖掘出那隱藏在深層心理背後的宗教要素。

前　言

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1886~1965；又譯「蒂利希」），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一；他所提出的「終極關懷」思想，已深深影響當今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他精通歷史、哲學、心理學及藝術，對現代畫、心理分析、馬克斯主義等都有研究；他認爲這都是二十世紀文化的各種型態。「一位現代神學家，若要能夠對他的時代講話，就必須瞭解他的時代」[2]。

本文試從其著作《信仰的動力》、《生之勇氣》、《愛情

---

[1] 本文作者：段永昆神父，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系碩士畢，現服務於內蒙古巴盟教區，負責教區培育中心。

[2] 李道生編，《世界神哲學家思想》（臺北：大光，1992），297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力量及正義》，及其他著作中有關神學、人學與心理學的角度，淺析並反省他在信仰與人格整合方面的論述，幫我們更瞭解相關思想，有助於引導現代之全人的成長。下面透過他的生平經歷看他的神學思想的背景根源，幫助我們更全面認識他的思想，尤其是他關於信仰與人格整合理論背後的生命經驗。

一、田立克生平簡介

田立克出生於德國基督教世家，父親是牧師；幼年在自由主義的神學氣氛中接受教育，獲哲學博士和神學碩士學位。他曾任基督新教路德宗的牧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做了四年的隨軍牧師，親歷了戰爭的殘酷，並目睹戰爭中大規模的死亡和毀滅，這也成爲他生命的轉捩點。

此外，他也經歷了個人生命歷程中兩次嚴重的打擊和懷疑的危機[3]。在痛苦中，他除了信仰，同時也在不同的文化和藝術領域中尋獲安慰，因而進入了整個文化的領域[4]。他的思想受到托爾奇（Troeltsch, 1865~1923）的影響，尋求基督宗教之絕對與文化相對性之間的一種神學適當的表達。這樣的學術背景，使他後來發展了文化的神學，視宗教是一種「終極關懷」，是文化的底層，而文化是它的表現方式[5]。

---

[3] 參：葛倫斯、奧爾森合著，劉良淑、任孝琦譯，《二十世紀神學評論》（臺北：校園，1998），134 頁。

[4] 參：王瑨，《田立克》（臺北：生智，2000），9~10 頁。

[5] 王崇堯，《宗教與文化：基督宗教與現代倫理》（台南：復文，2004），3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1924 年，他於馬爾堡（Marburg）大學講授神學，和海德格同於該校執教，而深受存在主義的影響，沉浸於存在主義與基督信仰的關聯，這也影響了田立克整個神學的構建。對於田立克來說，終極關懷不只是神學語言的表達，也成爲生之勇氣，以面對生命中的各種困境和挑戰。具體表達在三個人生基本領域中：人之有限性的焦慮與生之勇氣、存在的疏離與治療、生命的朦朧性及其重新整合，這也是終極關懷中的幾個方面[6]。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後，田立克受其迫害，最終輾轉到美國，先後任教於紐約協和神學院和哈佛大學，也與不同宗教展開對話。這些經歷及不同的生活環境，使他的神學思想超越托爾奇並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他認爲：要超越歷史的個別性和文化的相對性，個人的個別形式與所有歷史文化時代都共用生命的動力，因此必須在象徵的詮釋中，避免歷史相對性的難題，導向生命終極意義的道德結果。他在其著中對「終極關懷」有更寬廣的闡述，視宗教是被一種終極關懷所捕捉的存有狀態；宗教不只是信仰而已，也與生活各層面的不同事物相連結[7]。

但田立克也坦言：「在今日，想要建立基督教人觀，尤其是基督徒的基督信仰人觀，而不使用深層心理學所帶來的大量

---

[6] 參：鄭慧雯，《保羅田立克的終極關懷之研究》（台南神學院，2007），6 頁。

[7] 參：王崇堯，《宗教與文化：基督宗教與現代倫理》（台南：復文，2004），4、8~9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素材，是不可能的」[8]。爲此，他把基督信仰中傳統的整體生命觀點帶入現代心理學中。以下便具體闡述其信仰與人格的關聯。

二、田立克關於信仰與人格的闡述

在田立克看來，信仰是「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也是整個人格的活動；在此，不牽涉任何信仰內容的限定。當田立克把信仰定義爲終極關懷時，並不是純粹視信仰爲一種主觀的行爲，更好說是一種主體的處境、一種關係，在其中，信仰有它的主觀面和客觀面[9]。闡述如下：

（一）信仰是終極關懷，亦是整個人格的行動

人必然有初級關懷與終極關懷；「信仰是人生最基要之關懷（終極關懷）」[10]，它意指最基本又不可缺少的關懷——最初和最後都是這個關懷。人們關懷著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舉凡這些日常生活中的關心，我們稱之爲「初級關懷」。人在紛繁複雜的事情中，選擇自己的關懷對象，也有自由可以選擇不關心它。但當人們超越了所有的具體關心之後，剩下一種關懷是人所無法隨便超越和選擇的，這種關心即被稱爲「終

---

[8] 張哲民，《保羅．田立克的文化神學方法及其宗教學應用》（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論文，2012），15 頁。轉引自 Paul Tillich,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in *The Theology of Paul Tillic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64), p.19.

[9] 參：田立克著，周聯華譯，《信仰的能力》（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2010），16~17 頁。

[10]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15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極關懷」。對人們來說，此關懷是人所不能不涉及的、是無條件的、也是人根源性的關懷，以及人們在考慮其他關懷之前首先必須考慮的關懷，它是其他一切關懷行爲的出發點和歸宿[11]。

「信仰的能力，就是從他最基要的關懷中，所發出來的能力」[12]。信仰是個人中心的行動，其內容與信仰者的生命有著無窮的關係，「因爲信仰是人整個人格的行動，所以他參與在人生的一切能力之中」[13]。因而我們可以說，信仰是人最中心的行動，人的一切都會在信仰的行動中整合歸一。人同樣也需要信仰做其人格中最主要的動力。

天主[14]是人終極關懷的對象。「終極」一詞最主要被用來描述「信仰」，但也被用來描述信仰態度，或描述信仰對象（如「終極者」），甚至用來描述「僞信仰」（如「終極地關懷非終極者——錢財、勢力、國家、民族等」）[15]。神學上稱唯一且眞正終極者爲「天主」；哲學上稱爲「存在的力量和意義」；此外的一切，只是「初步關懷」的對象，應指向終極者[16]。

田立克認爲宗教是一種終極關懷，它不僅指信仰的意義而

---

[11] 參：王瑨，《愛的存在與勇氣》（河北：河北大學，2005），27頁。

[12]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15頁。

[13] 同上，18頁。

[14] God根據不同的教派背景，可中譯爲「天主」、「上帝」或「神」，本文爲求統一，一律採「天主」的中譯。

[15] 田立克著，王秀谷譯，《愛情、力量及正義》（臺北：三民，1973），128頁。

[16] 參：田立克，《愛情、力量及正義》，128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已，也與生活各層面的不同事物相連結，並指出人類精神生活中哪些是終極、無限、無條件的事務[17]。人的宗教信仰和其理性是統一的，信仰不是對天主的盲目崇拜，而是人思考自己的存在意義、人之有限性的焦慮與生之勇氣、自己存在的疏離之罪與治療，和生命的有限與超越自身的拯救等問題之結果[18]。這也是田立克人學的進路。

在田立克看來，信仰既與終極關懷爲一體，亦把信仰和人的存在本身聯繫起來[19]。信仰的能力，即人從終極關懷的心境所發出來的能力[20]。終極關懷不僅是人的關懷和期待，且其中還有生存性意義，因此在信仰中所表現的，即人的生之勇氣[21]。

「能力」包涵了人生諸多方面，此意義在近代分析心裡學的發展中尤爲重要。田立克指出：「**當人生活在極端的緊張或在兩極端的矛盾中時，常有衝突的可能發生。對付這種衝突，人格心理學的解說是：需要一種有能力的信仰來做其人格中最主要的動力，才能應付他**」[22]。心裡分析學指出了「潛意識」和「意識」在人格構造中的重要性；具體而言，沒有「潛意識」的參與，就不會有信仰的整個人格的行動。因此，「潛意識」也基本上決定了信仰的內容。從另一角度看，信仰也是一個「意

---

[17] 參：王崇堯，《宗教與文化：基督宗教與現代倫理》，9 頁。
[18] 參：王瑨，《愛的存在與勇氣》，137 頁。
[19] 同上，136 頁。
[20] 參：田立克，《信仰的能力》，15 頁。
[21] 參：王瑨，《田立克》，37 頁。
[22] 參：田立克，《信仰的能力》，18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識」的行動，而「潛意識」只是參與了信仰的起始；信仰是從人格的中心產生出來，但又超越了「潛意識」。正如田立克所說：「信仰實是自由的，信仰是從人格中心來的行動」[23]。

信仰既是個人人格中心的行動，信仰與人之理性也有密切關係。人的理性有其限度，但理性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基礎，是人創造力的來源，是人性的一個重要向度，是人生活的動力。從這方面來看，理性不可能與信仰有眞正的衝突；一個與理性衝突的信仰，談不上是一種終極關懷。在此，理性成爲信仰的前提，是信仰不可或缺的。因著理性，人認識到自身的限度；透過信仰，人的理性可越過而趨向無限，這便是理性的超升。總之，理性是信仰的前提，而信仰可成全理性。信仰與超脫後的理性，都是終極關懷。因此，信仰與理性不但不抵觸，反而彼此交融[24]。

（二）基督信仰中的終極關懷

爲更清楚闡述終極關懷，田立克從不同的方面表述，如下：

1. 終極關懷的偏差—偶像崇拜

田立克爲清楚闡述「終極關懷」，提出一個與其相對立的概念：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就是人們將有限的具體事物當作終極目的加以無條件關懷的現象」[25]。在生活中認爲什麼東西

---

[23] 同上，18~19 頁。

[24] 參：田立克，《信仰的能力》，81~85 頁。

[25] 王瑢，《田立克》，37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最有價值，那個東西就成了你的神。那麼，「最終極的關懷是關懷著眞正終極的；而在偶像性的信仰中，則是初階性的和有限的眞實被當作最終極的」[26]。

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物，如食物、健康、工作、家庭、朋友、平安……等，雖然重要，但沒有一個可以成爲終極的、宗教的目標。但人們關心它們，甚至提升至虛假的終極位置，成爲最終的關懷，如此，便是一種偶像崇拜[27]。「人常把自己無條件的信賴和執著，獻給一些有限的和有條件的東西，這就是偶像崇拜，並導致『破壞性』的後果」[28]。在偶像崇拜中，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存在的失望」；這樣偏差的信仰，「雖然也是人之人格的中心行動，但是中心點卻落在邊緣上，因此信仰的行動失掉了中心，必導致人格的崩潰」[29]。

2. 終極關懷表達的媒介—象徵

終極關懷往往不能用一般語言來描述，必須在象徵性語言中才能更好地表達這個關懷。田立克關於象徵的描述大致如下：

> 「第一，象徵與記號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它們都超過了本身而指向另一件事；第二，象徵與記號的不同：記號並不參與它所指的事實，可以因爲方便和習慣的緣故而改

---

[26]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24 頁。

[27] 參：約翰·麥奎利著，何菠莎譯，《二十世紀宗教思潮》（香港：基督教文藝，1997），459 頁。

[28] 何光滬編，《蒂裡希選集》上（上海：三聯，1999），15~16 頁。

[29]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24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變，但象徵參與到它所指的事物中，稱爲所指的代替物；第三，它能使本來隱藏著的眞實揭發出來；第四個特點是，它不但開放了門户，使我們看到非藉著它無從接近的眞實，它也能夠開啓我們靈魂深處的心門，使我們的心能與他人所表達的眞實彼此呼應；第五，象徵是不能有意產生的，它是在個人或團體潛意識中產生的，而我們內心的接受也是在潛意識中完成；第六，它是一連串事實的後果，而不是能發明的。[30]」

藉由這些特點，象徵賦予了終極關懷的事物內容；它是媒介物，使終極關懷可具體在人類經驗中的所有層面產生關聯[31]。

從宗教的觀點來說，天主遠超過祂自己的名字；在任何情況下，天主的存在都超越所用的象徵。當人們指出終極關懷時，稱不稱祂爲天主，都已有了一個象徵的意義；這個名字所指的內涵，遠超過名字本身，並也被包含進它所指的裡面去了[32]。正如田立克所說：「宗教象徵將無限拉下到有限，又將有限提升爲無限；展示神性者爲人性者，人性者爲神性者」[33]；「上帝乃成爲信仰最終極的也是普遍的內容」[34]。

---

[30] 同上，53~55 頁。

[31] 參：王崇堯，《宗教與文化：基督宗教與現代倫理》，13 頁。

[32] 參：田立克，《信仰的能力》，56~57 頁。

[33] 田立克著，龔書森、尤隆文譯，《系統神學》第一卷（台南：東南亞神學院，1993），325 頁。

[34]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57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3. 終極關懷之對象──天主

田立克認為：「任何信仰的行動中，都有上帝的存在；就連否認祂的信仰行動中也有祂存在。只要我們有終極關懷就有上帝」[35]。人的「生或死」也就是「存在或非存在」（to be or not to be），這個問題是一個終極的、無條件的、整體的，以及無限關懷的問題。因此，成為我們終極關懷的，也是那成為我們存在或非存在的決定者；因為，若非對我們的存在具有威脅和拯救的能力，不可能成為我們的終極關懷[36]。

田立克認為，上帝不是任何一個存在物，而是存在本身，是一切事物之中和一切事物之上的存在之力，也就是無限的存在之力。這作為我們終極關懷的，不能是與現存宇宙中其他事物並列的存在，而是人類精神的基礎，居於人類精神整體中的深層，作為我們存在的根基，決定著我們的存在或非存在，成為我們存在終極的力量[37]。

當人類出現之始，便與「存在本身」天主分離，使人在現實的生存狀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煩惱、絕望，甚至死亡。人的罪孽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上帝的疏離。人們生活在疏離的世界中，而「新存在」──耶穌基督──使人克服、超越了疏離，把人從墮落和絕望中拯救出來，成為新造的人[38]。由基

---

[35]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56 頁。

[36] 參：田立克，《系統神學》第一卷，20~21 頁。

[37] 參：同上，31 頁。

[38] 參：王瑨，《愛的存在與勇氣》，41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督所顯示的新存在，既是人終極關懷的答案，也是人對存在基礎的探求[39]。

由上可知，信仰能充份表達人的終極關懷，這是眞信仰，它能帶出一種有活力的生活方式，並促成他人的回應與行動；在此，所有的象徵、所有型態的信仰，都可以是一種眞信仰。那麼，判定一個信仰的眞僞，就在於其象徵是否依然能夠傳達出終極關懷，而未僵化；否則，即便它曾是一個眞信仰，也有可能成爲一個假信仰。客觀而言，若信仰的內涵的確擁有終極性，它便是一個眞信仰。換言之，終極關懷的對象是否眞具有終極性，便是一個主要的標準[40]。無論如何，爲基督信仰來說，終極關懷之對象就是天主。

三、信仰與人格整合

因各種不同的信仰型態，經信仰整合後的人格也會有不同的型態。基督信仰培養出來的人格，是一種具有廣泛容納力的人格，它牽涉到信仰與愛和行動的關係。下面具體闡述：

（一）終極關懷對人格塑造的影響

終極關懷涉及到我們的存在與價值，也聯繫著人存在的深層意義，它是人的存在意義的決定者。也因此，凡無法對人的存在提供生存力量的本源性基礎者，就不能成爲人類的終極關

---

[39] 約翰・麥奎利，《二十世紀宗教思潮》，461 頁。

[40]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97~99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懷。然而，面對人的困境──疏離、焦慮、絕望、甚至是自殺，田立克如何回應，並在信仰的終極關懷中整合並超越它們呢？

1. 人面對的困境

（1）疏離

田立克認爲，人在受造之初，本來是自由的；然而，人卻依著被造之自由本性去行動，而背棄了天主，與天主「疏離」（田立克用這個詞代替傳統中的「罪」）。這種疏離的後果是悽慘的，令人一敗塗地，造成了人生中無法克服的極度寂寞，又造成無可避免的意志盲目和癱瘓；人反對自己，也反對他人，他的生命是與人競爭而非合作的。因而產生的痛苦，是沒有感覺的痛苦：一種沒有意義的懷疑進入人裡面，使人自私、失望[41]。

（2）焦慮

焦慮乃是對非存有的存在覺醒。這不是一種普遍的「暫時性」覺醒，也不是人類「有限性」的自覺，而是由自我的「有限性」經驗產生的。這是人類自身的自然焦慮，事實上，這也是一切有生之物都有的焦慮。這種人類對自身有限性的意識，即是非存有的焦慮[42]。焦慮常潛在，但總是臨在；所以，在似乎平靜的狀況裡，它也會在任一瞬間中顯現[43]。焦慮以三種形

---

[41] 參：亨特．喬治編，周聯華譯，《當代基督教十大思想家》（香港：基督教文藝，1972），90~92 頁。

[42] 參：田立克著，蔡伸章譯，《生之勇氣》（台南：東南亞神學院，1977），30 頁。

[43] 參：田立克，《系統神學》第一卷，257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式出現，分別是命運與死亡（死亡的焦慮）、空虛與無意義（無意義的焦慮）、罪債與定罪（定罪的焦慮）[44]。

(3) 絕望

絕望是一種終極或生死邊緣的情境，任何人都無法超越它。它的本質可從字源上看出來：絕望——沒有希望，走投無路。非存在通常被感覺爲絕對的不可超越，當實存感到非存在的不可抗拒之力，此種情境便是「絕望裡的絕望」[45]。絕望的痛苦，是由於要對自我存在意義的喪失負起責任，但卻無法恢復它。當事者自覺自身因非存在的威力，而無由肯定自己。人被關閉在自我中，且與自我產生衝突，無可奈何下，只好拋棄這種知覺及知覺的當事者；但他卻無法逃避自我[46]。

(4) 自殺

從自殺所包涵的重要意義來看，可發現它比曾有過自殺行爲的少數人，顯出更廣泛和更深刻的涵意。田立克曾言：

> 「第一，在生命中，一般均有著自殺的傾向，那就是對一種沒有衝突之安息的渴慕。第二，在各種無可忍受、無法克制和無意義的痛苦中，總會有一種結束自我以逃避這種痛苦的慾望。第三，絕望的境遇是一種最顯著的境遇，在這種境遇中引起了想結束自我的慾望，並且自殺的念頭

---

[44] 參：田立克，《生之勇氣》，34 頁。

[45] 同上，45 頁。

[46] 參：田立克著，鄭華志譯，《系統神學》第二卷（台南：教會公報，2000），97~98 頁。

Holy Cross Seminary Library

對他具有極大的引誘力。第四，在有些境遇中，潛意識的『求生意志』受到了抑制，按照對滅絕的威脅不加抵抗的方式，一種在心理上的自殺就於是發生了。第五，整個文化都在傳講對意志的自我否定，然而並非按照肉體的或心理的自殺方式，而是掏空生命的一切有限內涵，以期可能進入終極的合一。[47]」

2. 在信仰的終極關懷中整合並超越

從人所面對的種種困境可知：自我與自我的分離乃是一切分離中最大的分離，疏離者總在力爭重新結合。在田立克看來，愛作爲一個終極的力量，它能使人回到本眞的生活。愛成爲分離者重新結合的動力與力量，是生命的推動力；在人對於愛的體驗中，生命的本性才變得明顯。愛克服人的疏離，賦予人生存的意義，它是新創造和新存有的動力。愛使最徹底的存在物即自我個體的人重新結合，這正是愛的完成與勝利[48]。

天主的存有便是愛的存有，因爲天主是愛。在天主的愛中，那自知是無法被接納的人被天主所接納。天主的愛凱旋式地顯明在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裡[49]。當人被天主所接納，天主那無條件、無限的愛及終極的關懷使人得到存在的力量。天主全面接納人，用愛寬恕人一切的罪過，以祂的終極關懷滋潤人的

---

[47] 田立克，《系統神學》第二卷，98 頁。

[48] 參：王瑨，《田立克》，119~120 頁。

[49] 參：田立克著，陳俊輝譯，《新存有》（臺北：水牛，1990），34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靈魂。當人接受了蒙天主所接納的一切時，也就是接受了天主的愛和終極關懷，從而使自己變得良善和博大，使自己追隨天主走向眞正的信仰[50]。在人與天主的相遇中，不僅面對自身罪債與定罪的基礎，也面對自身命運與死亡的基礎，因爲參與到天主之中的人，乃是參與到永恆的人，但是爲了與祂結合，你必須被祂接納，同時也接受蒙祂所接納的事實[51]。

當人知道自己蒙天主所接納，就能夠接納自己和他人，同時能逾越對天主、對自己、對別人的敵對[52]。當人把「蒙接受」當作一件無條件的事實，人們就可以依靠生之勇氣把焦慮、空虛、恐懼、無意義、絕望和死亡等「非存在」的威脅一股腦地接受下來，並堅信存在之勇氣能夠抵抗和消解這一切的不幸[53]。

信仰內的終極關懷，使人向天主不斷地開放、信賴和皈依，並因著天主永恆的愛而達到整合和超越，獲享耶穌基督內的豐富生命。也是在這種信賴和愛中，在信仰內達至人格的整合。

（二）在信仰內整合人格

因著信仰是終極關懷，而終極關懷帶給人關懷的深度、方向和統一，整個人格都受到影響。當個人生命充盈這一切時，他才是充實的。爲此，我們再次肯定，促使人格完整的力量就

---

[50] 參：王瑨，《愛的存在與勇氣》，165 頁。

[51] 參：田立克，《生之勇氣》，135 頁。

[52] 參：亨特・喬治編，《當代基督教十大思想家》，94~95 頁。

[53] 參：王瑨，《愛的存在與勇氣》，164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是信仰[54]！正如田立克所言：

「終極關懷是所有一切的根源，所以，終極關懷也是個人人生連結的中心。……這個中心，聯合了個人生活之一切因素，如肉體上的、潛意識的、意識的和心靈的種種……因爲人是統一的，不是由不同部分拼湊而完成的。所以信仰不是單獨由於人的頭腦，或者魂與體及靈的彼此對立行動，或者由於身體像其他動物一樣而成；而是整個人格因趨向於終極關懷及重要性的中心運動。[55]」

在眞正基督信仰終極整合下，帶給全人的整合，使人的日常生活規律化，使人沉思默禱；而這信仰連結的力量也是醫治的力量；基督信仰培養出來的人格是一種具有廣泛容納力的人格，因爲天主是愛，祂愛每個人，願意讓每個人都能獲得豐富的生命，正如耶穌所說：「我來，卻是爲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的更豐富的生命！」（若十 10）

（三）信仰在生活的具體體現：實踐和愛

在基督信仰中，信仰與愛無法分離，對天主的企盼形成了終極關懷，而這企盼的動力則來自愛。只有當信仰被敗壞後，信仰與愛才會分離。而愛的直接表現就是行動，換言之，愛成爲了信仰和行動間的媒介。可以說，有信仰的地方、有終極關

[54] 參：田立克，《信仰的能力》，106 頁。

[55] 田立克，《信仰的能力》，106~107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懷的地方，就有愛、有行動、有信仰實踐[56]。

愛與行動乃包含在信仰內不能分割，信仰的關懷與愛的希望是二而一的，終極關懷之目標與無條件之愛的目標就是天主。那麼，愛最直接的表示就是行動，正如耶穌所言：「你應當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谷十二 30~31）。

四、對於田立克「信仰與人格」的反省

（一）值得肯定之處

信仰爲人提供了一個集中全人投入其中的生活重心，因此信仰包括了一個人的精神、身體和潛意識（心靈的本能）。信仰把人的各層面統一了起來；而一個人的各項關懷，也一定會受到他的終極關懷所影響。

當今社會，人們在疏離、焦慮與絕望中掙扎；在面對「生與死」問題時，總想尋找出路。當人產生偏差和無所尋獲時，有人遁入精神疾病以避免極端的絕望，有人選擇以「自殺」來逃避，但這些努力終將無法成功的逃脫「非存在」的威脅。同樣經歷過人生種種困境的田立克，他以「終極關懷」作爲人「生之勇氣」來回答人類處境中的難題，爲絕望的人生帶來了盼望，解答了人類生存的困境。這是值得肯定的。

田立克也與不同的文化交談，尤其是心理學；他「爲現代

[56] 參：田立克，《信仰的能力》，111 頁。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人們挖掘出那隱藏在深層心理學背後的宗教要素」[57]。田立克也說：「若你這樣理解神學和深層心理學的關係，那你就把握了所有一切對神學的根本價值，最終的和決定性的價值」[58]。

田立克在心理學、哲學與宗教學三領域都有獨到的見解，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 1909~1994）及存在心理治療學家歐文．亞隆（Irvin David Yalom, M.D. 1931~）都深受其影響，使得後來的心理諮商深度得以擴展[59]。

（二）有待提升的空間

隨著心理學的不斷發展，田立克從神學角度與心理學溝通理論，進一步加以完善和整合。但限於當時心理學的發展狀況，其人格理論只是淺顯的闡述，並未深入研究。爲後來之學者而言，很值得在其基礎上結合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尤其是人格心理學[60]，進一步研究在田立克終極關懷理論的情境下，如何更好地闡述人格的形成和發展，加上更多信仰的元素，以期達至全人的發展和成長，在天主的愛內度一個更有意義的豐富生

---

[57] 張哲民，《保羅．田立克的文化神學方法及其宗教學應用》，112頁。

[58] 收錄何光滬編，〈文化神學〉《蒂裡希選集》上（上海：三聯，1999），482頁。

[59] 徐壁輝，《存在的困境與超越：以田立克的神學爲探問的進路》（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2011），105頁。

[60] 參：L. A. 珀文著，周榕、陳紅等譯，《人格科學》（華東師範大學）。本書可幫我們更清楚瞭解如何清晰的研究人格方面的理論，並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也可作爲研究的方向。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命！因爲眞正完美的人的典範，就是耶穌！

結　語

人類生存的困境，是自古至今所有人共同面對的困難，田立克以「終極關懷」來回答人類處境中的難題，爲絕望的人生帶來了盼望。人人皆有終極的關懷，此關懷是我們生命中最終極、無限的關懷，它賦予了人類存在的意義和力量。當人在終極關懷中，再次與生命的根源重新聯合而成爲新人時，就能以具有生之勇氣來克服生命歷程中一切的不幸。

當人們將錯誤的對象，比如：追求金錢、功成名就……等，盡其一生付上全部代價來達此目的，並將有限性的視爲其終極關懷的對象時，終將感到失望，甚至導致人格的崩潰。因爲我們終極關懷的對象應是無限的——人趨向於無限的心，必須要找到無限才能得到安息，在無限中才能得到滿足。無限者就是存在本身——天主，除非我們的終極關懷能回到這無限的根源，否則我們將無法回答我們生命的問題。

爲田立克來說，信仰是「終極關懷」，也是人整個人格的活動，所以他參與在人生的一切能力之中。人的一切都會在信仰的行動中整合歸一。人同樣也需要有能力的信仰，做其人格中最主要的動力。

人必須超越經驗世界，借助象徵語言來描述天主，而不陷入偶像崇拜；唯有具備理性思考的人才會追求終極關懷、明辨何爲終極關懷，並能體驗到神聖的臨在。終極關懷幫助人發現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自己的深度與限度，在追尋終極關懷對象的過程中，人們能發現天主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信仰的必要性。而不論是由人的主觀經驗中去論述天主，或從客觀的理性中去發現天主，相信是同樣重要。

人要面對的困境：疏離、焦慮、絕望、甚至是自殺時，唯有「愛」能克服人的疏離，賦予人生存的意義，它是新創造和「新存在」的動力。當人知道自己蒙天主所接納時，他就能夠接納自己和他人；在信仰內的終極關懷中，當人向天主不斷開放、信賴和皈依時，就能因著天主永恆的愛而達到整合和超越，獲享耶穌內的豐富生命。也是在這種信賴和愛中，在信仰內達至人格的整合。

田立克的終極關懷，對於後來的心理學，尤其是存在主義心理學家有重要的影響，並且使得心理諮詢得以深度發展，同時爲現代人們挖掘出那隱藏在深層心理學背後的宗教要素。

總之，人在不同的境遇中，對天主有不同的經驗，而其成長經驗也會對人格產生直接的作用；耶穌基督在每個人的生命中不曾間斷的臨在，幫助我們有勇氣去面對人生，走向圓滿豐盈的生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